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奐

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初，辟大將軍梁冀府。日疾去，後舉
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永壽初，遷安定屬國都尉，進使匈奴
中郎將。延熹中，梁冀誅，曰：「故吏禁錮。」後爲武威太守。遷度磨
將軍，徵拜大司農。鮮卑入塞，出爲護匈奴中郎將。靈帝初，徵拜
少府，遷大司農，轉太常。遭黨錮，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有集二
卷。

扶葉賦

綠房翠帶，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曰金牙，點曰素珠。

記二十七御覽
九百九十九

應詔上書言災應

臣聞風已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蛇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惶海內默默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還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

袁宏後漢紀二

十三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座殿軒大風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何奴中郎將張奐上書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干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墊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靈社稷或方直不回前已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默入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徒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

大義願復之報

後漢張奐傳又略見給漢五行志四注補引張奐傳多出袁宏紀十三語

上言東羌事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頌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曰恩降可無後

悔

後漢段穎傳

累見折劾同上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

同上

奏記謝段頌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曰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憲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己山之用此渣于髮所曰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

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後漢張奐傳

與延篤書

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忌不敢相問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爲兒車所讎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曰大石屛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風寒慘冽剝脫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饑饉眾艱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

昔日甚氣力寢衰神邪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三

十御覽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曰流言相猜邪

初學記十八交友街轡四百十

與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其文

類聚三十一部
覽五百九十五

與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

光明，與呂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其文類聚三十七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闕，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

文選曹植讀斯詩注

報崔子玉書

今月三日，舉家來居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

其文類聚八十一

與崔子貞書

崔寔字子貞

僕自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羊，矛如錐，鐵盾如榆葉。

御覽三百

五十三又三
百五十七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引與崔子書各本于下脫一字依文疑當是子貞也

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文選

與公超書

下筆槍恨泣先言流

御覽四百八十八

與孟季衛書

一作季尉

素苦悻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

御覽七百四十一

與屯留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善善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誠兄子書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執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已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己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蘇文類聚二十一

遺命諸子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白纊絲牢已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窰朝殞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後漢張奐傳

張芝

芝字伯英奐長子辟太尉府公車徵有道皆不就善草書草誕謂之草聖

與朱暘書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後漢趙岐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三輔決錄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于嶽澤莫盛于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矣是曰帝皇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觀方后而攷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曰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其奉邑曰華陰也人矣乃紀于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靈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曰奉曰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于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脩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曰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于其下想喬松之隣是遊

是憩郡國方土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

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

文選沈約

遊沈道士館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

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

廢之故殷宗周宣曰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

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無穢祭祀之禮頗有缺焉于是鎮遠

將軍領北地太守闡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

託何華二靈是與故能曰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

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靈家給人足戶有樂

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

羣后弗曰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曰逸其力脩飾享廟壇場

之位荒而後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曰參闕建神路之端首

觀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于

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
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禮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類聚

七初學記
五古文苑

張猛

猛字叔威吳少子建安初爲郡功曹補武威太守殺刺史反爲
韓遂所討自燒死

殺刺史邯鄲商下令

敢有臨商喪死不赦魏志龐
清傳

張敞

敞南陽人桓帝時爲郡功曹建寧初大將軍竇武辟爲令史

奏記王暢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

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縷繫獨除肉刑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
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曰聞遠曰明府上智
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
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曰爲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華華求茲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
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後漢王
龔附傳

段頴

頴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桓帝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陵陽令遷
遼東屬國都尉徵拜議郎永壽中拜中郎將曰功封列侯延熹
中遷護羌校尉坐罪徵下獄輸作左校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

州刺史復爲護羌校尉建寧初拜破羌將軍百功更封新豐縣侯徵還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坐事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嘉平中代李咸爲太尉病免復爲司隸校尉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代橋玄爲太尉會日食自劾詔詣廷尉飲鴆死

應詔上言討先零東羌術略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目爲狼子野心難言恩納勢窮雖服兵法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拆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竝擅其地是爲難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
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
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後漢段
熲傳

復上言東羌事

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

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案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

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蓋卽述張奐之言各有詳略耳

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

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
折屐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

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邗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曰西。洛川。曰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屐。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兵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借而無徵。何曰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曰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夏田。養虺蛇于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後漢段熲傳

趙典

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太尉戒第二子

謝承書作戒之叔子

建和初舉有

道方正對策拜議郎再遷侍中襲封廚亭侯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免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轉大鴻臚太僕太常免靈帝初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卒諡曰獻侯

諫開鴻池

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已崇唐虞之約已遵孝

文之愛人也

後漢趙典傳

奏諫封恩澤侯

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已存舊典

後漢趙典傳

趙溫

溫字子柔典兄子爲京兆郡丞棄官去獻帝西遷爲侍中封江

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尋爲司徒錄尚書事建安十三年
召辟曹丕爲掾忤曹公免官卒年七十二

與李催書

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已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
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
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于黃白城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
于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
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趙典
傳

宰宣

宣弘農人

上言宜封梁冀妻孫壽

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

後漢梁冀傳，宜素性佞邪。

欲取媚于

冀乃上言

袁著

著汝南人，桓帝時爲郎中。年十九，上書劾梁冀，冀密捕之，變姓名僞死，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冀誅，有詔曰：「禮祀。」

詣闕上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目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曰：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曰開天下之口

後漢梁冀傳

劉淑

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永興二年

袁宏紀作延熹八年

舉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拜議郎再遷尚書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靈帝初爲宦官所譖下獄自殺

延熹八年日蝕舉賢良方正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人主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劉梁

梁一名岑字曼山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召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有集三卷

除北新城長告縣人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碾礫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後漢劉梁傳

七舉

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文選注楹作栒椳朱綠藻棁玄黃鏤日金碧

雜已夜光鴻臺百層千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

鶴竝栖隨珠明月照曜其陔蘇六類聚五十七文選景福殿賦注赭白馬賦注七啟注綠柱朱

楨青瑣璧璫御覽一百八十七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御覽六百八十九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微妙荷彩昭爛流景揚輝御覽六百九十二

備徹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御覽六百九十六

雙轅覆井芰荷垂英文選景福殿賦注

九旒之冕散燿垂文文選七啟注

先生昭然神悟霍爾體輕文選何敬叔襍詩注七啟注

酌曰醢醢和曰蜜飴文選七命注

芻豢既陳異饌並羞勻藥之調煎炙烝騰酌曰醢醢和曰蜜飴書

一百四

菰梁之飯入口叢流送曰熊蹯咽曰豹胎書鈔一百四十四

鯉魷之膾分豪析釐書鈔一百四十五

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曰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攷之曰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

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已劑，其味君子食之，已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已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已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已救過爲正，已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已宗廟之靈，得保首領，已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羊尹申亥從王之欲，已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已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熾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曰：逆文爲成，傅瑕曰：順厲爲敗。管蘇曰：憎忤取進，申侯曰：愛從見退。攷之曰：義也。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爲斷。不在憎愛，曰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攷義之謂也。

後漢劉梁傳

劉梁碑附

君遷桂陽太守，班序曰：正曰仁爲首，曰義爲先。

書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楨

楨字公幹，梁孫。建安中，司空曹操曰：爲軍謀祭酒，掾歷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有毛詩義問十卷，集四卷。

大暑賦

其爲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沈肌，獸喘氣于玄景，鳥戢翼于高危，農峻捉鋤而去疇，織女釋杆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歔悒懼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藝文類聚五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曰榻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岡，一登九息，遂臻

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
榮雲興風起蕭瑟清冷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
河源汨其東遊陽鳥飄而南翔覩眾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

文苑

七類聚

良遊未厭白日潛輝

文選謝叔源游西池詩注

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

文類聚卷六十一

巨海分焉傾瀉百川

初學記卷六

山則連岡屬嶺陸壘峽北紫金揚暉干鴻岸水精潛光乎雲穴岱
宗邈其層秀干氣霧曰高越其木則赤楸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
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溷阪域夏簞攢包勁條竝殖蒙雪
含霜不渝其色翠寶離離鳳凰攸食

文類聚卷六十一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芳果萬名攢羅廣庭霜滋靈潤時至則零

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黍稷油油，秬族垂芒，殘穗滿握，一穎千箱。

初學記二十七

祿鷓葱鴉

御覽九百二十五

水產眾夥，各有彝倫，頌首莘尾，豐顛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

文

類聚六

十一

其鹽則高益連，再波酌海臻，素醴凝結，皓若雪氛。

書鈔一百四十六

又有鹽沈滂沈，煎炙陽春，焦暴瀆沫，疏鹽自殷，挹之不損，取之不

動。

書鈔一百四十六

女工則絳口綺縠。

御覽八

織織絲履，燦爛鮮新，靈草尋夢，華榮奏口，表曰文組。

初學記

綴曰

珠蠙步踏安審，接跡承身。

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

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龍燭九枝，逸稻

壽陽，賦湛露，畱客，召麗妙之新倡，眾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清

眸，顏若雪霜，玄髮曜粉，芳澤不口，含丹吮素，巧笑妍詳，袿裾紛袿。

振佩鳴璫插耀日之珍筵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
顏揚睇眇風長歌飄乎森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願與節和縱脩
袖已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禊國
于水嬉緹帷彌津丹帳覆洲日暮宴罷車騎就微蓋如飛鶴馬如
游魚伊歲之冬雲氣清晡水沍露凝冰雪皚皚蘇文類聚六十一
書鈔一百三十五

初學記三又四又十五御覽三
百八十一七百二十七百十八

金陛玉砌玄栒雲柯文選王融曲
水詩序注

憲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歸其隆崇文陛獻其高驥聽迅雷于長
除若有聞而復亡其闔閭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日帶石根文
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卽戎講習興師落幕
包括連結營圍長罽掩壑大羅被罽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
畎不可勝錄蘇文類聚六十一
御覽八百三十二
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坳水經泗
水注

彼齊諸儒繪弁端衣散佩垂紳金聲玉色溫故知新訪魯都之區

域弔先生之遺貞

御覽一百五十六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
馬干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于
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噉玉粲日曜日榮日華日舒
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
側身遺陰磷磷礧礧曰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于仁方稍
吳夷于東隅擊叛臣乎南荆戢干戈于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
恩于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奠曰無爲玄道穆曰普將翼僞又
于上列退仄陋于下場襲初服之蕪蕪託蓬廬曰遊翔豈放言而
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藝文類聚

二十六

清慮賦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入鍊碧之閭出水精之都上青臙

之山踏琳瑯之塗玉樹翠葉上棲金烏

初學記二十七文選雪賦注御覽八百八

錯華玉曰茨屋駉雄

御覽作雅

黃曰爲燥紛曰瑤蕊椽曰玉夷

初學記

御覽一百八十五

後布璚瑁之席前設鸞螭之筵憑文瑤之几對精金之盤

書鈔一百三十一

三引兩條御覽七百六又七百九又八百七又八百九

曰虞氏之爨加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葇蕪之飯

書鈔一百四十四

仰稱木莖俯拔廉薑

御覽九百七十四

瓜賦

積在曹植坐厨人進瓜植命爲賦促立成其辭曰

含金精之流芳冠種瓜曰作珍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于藤流

美遠在黃華炳畦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

雜揉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

輒乃命闢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流一藏更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凭彤玉之几酌掾碧之樽析呂金刀四剖三離承之已雕盤幕之已纖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

蘇文類聚八十七文選類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初學

記十又二十七引四條又御覽二百四十六八百十九九百七十八

與曹植書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疇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呂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御覽七百三十九

肅曰素秋則落

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注又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又張協七命注

諫曹植書

家丞邴頤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頤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

上招諷其罪不小。曰此反側。

魏志那
顯傳

荅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

窈窕之首、貂獬御覽作
獬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干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

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

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糝、恨楨所帶

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又略見
御覽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

清節之兆見、齟齬已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蔬蕘業業、小心

畏忌、勤讓同儕、做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節

躬力行、無曰尚之、是曰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宗

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自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曰：爲誄所曰：昭行也。銘所曰：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忘者，由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翠，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龍櫬未酤。喪過乎哀，遵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肆修歡故。藝文類聚三十七

劉陶

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桓帝時游太學，舉孝廉，除順陽長。自病免。靈帝時拜侍御史，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徙京兆尹，後爲諫議大夫，爲宦官所陷，下獄死。有集三卷。

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立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崩嗣仍絕，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已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于肌膚，震蝕不卽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已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敬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做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已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麋場，豺狼乳于春圃，斯豈唐咨禹

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餓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閭樂于咸陽。授趙高曰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曰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曰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同郡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彈糾豪傑。埽滅饜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疆禦。誠無已逾也。膺前後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疆胡懾于漠北。文旣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實中興之

賈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不
合久屈間曹。委于草莽。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冰霜見
日。必至消滅。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顏。言誠非議。知必
呂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恨。不學鬼谷之于東
齊。而習秦儀之于周魏。賈王孫于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
呂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後漢劉陶傳合錄成篇

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言張角

聖王呂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
前司徒揚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
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
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呂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後漢劉陶傳

陳要急八事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肉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誠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曰：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曰爲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

與之間深垂納省

後漢劉陶傳云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請闕上書訟朱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
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
且羅取殘胤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悲疾諷諭煩興讒隙仍作
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其餘之戾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
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
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兀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
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詎
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後漢朱穆傳

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曰養食之人謬延逮及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曰爲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于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當作後貨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曰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杆抽空于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缺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曰保蕭牆

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已置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咸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濟貨，已救其弊。此猶養魚于沸鼎之中，棲鳥于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敝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于斯歌，是已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平，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

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鼎及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崩匠起于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狼跳虎駭，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兩牛之鼎，絀織枯之末，詩人所曰，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若不早寤，恐將及之。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冒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十六後漢劉陶傳晉書食貨志通典八

袁宏後漢紀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侯瑾

瑾字子瑜，敦煌人。桓帝時徵有道，復徵博士，皆不至。有集二卷。
箏賦

物順合于律呂，音協同于宮商。朱絃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

初學記
十六

于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
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
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于是
雅曲既闕，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喬，
初學記作漂
震文選廣絕
交論注
作影擊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顛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
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尙于箏。

者矣

藏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又略見文選月賦注陸機猛虎行注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劉峻廣絕交論注

皇德頌敘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備作爲資暮還

輒執薪讀書御覽八百二十九

高彪

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游太學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後爲內黃令有集二卷

復刺遺馬融書

伏聞高問爲日久矣冀一見寵光敘腹心之願已啟其蔽不圖辭之已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呂尹華夏猶握沐吐食

御覽六百六引

呂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

御覽六百六引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

呂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文兄武九命作伯呂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呂隆天下歸德公今

養痾傲士故其宜也

後漢高彪傳

督軍御史箴餞贈第五永

文武將墜迺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鶴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楮純臣呂威克愛呂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適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呂厲終身

後漢高彪傳
清化閣帖二

清誠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日福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

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眞，神明無聊賴。愁毒于眾煩，
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
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且淨。吾存玄中玄，
澄清窮思慮。秦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
谷神綿綿存。蘇文類聚 卷二十三

廉品

品爲議郎，有集二卷。

大儺賦

于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先茲日之酉，久宿潔淨且清澄。乃
班有司，聚眾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璣。率百隸之
佞子，羣鼓噪于宮垣。御覽 卷五百三十一

秦嘉

秦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

于津鄉亭

蘇書鈔一百三十六引奈士會與婦書秦雍字士會止此一見

與妻徐淑書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他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蘇文類聚三十二

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悵悵之情顧有悵然聞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曰相與并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緇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曰鏡形寶釵可曰耀首芳香可曰馥身去穢麝香可曰辟惡氣素琴可曰娛耳

蘇文類聚三十二書鈔一百三十六引兩條御覽六百九十七七百十七七百十八

又九百八十一引兩條

李雲

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時舉孝廉，再遷白馬令。延熹二年，自上書死獄中。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已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呂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後漢李雲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

趙芬

芬宿渠人爲巴郡文學掾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曰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圖爲巴郡太守勸恤民隱郡文學掾宿渠趙芬掾弘農馮允塾江龔樂王祗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圖中黃閻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于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日自入是日清儉天枉不聞加曰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懼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于金石乞曰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

等幸甚

華陽國志一

史枳

枳爲巴郡戶曹掾

白趙芬等事

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悟。明府運機布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日來。今遇慈父。經日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于斯爲美。華陽國志

但望

望字伯閭。泰山人。桓帝時。由梓州刺史遷巴郡太守。

請分郡疏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

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
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
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存
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
等案龔榮
整江人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閭中
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已殷侯樂
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
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服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
給吏休諷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
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
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
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側險皆
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二江之會夏

心一作悞

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曰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曰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懼心孝武曰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王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曰自優服不忍小民顯蔽隔謹具曰聞

華陽國志一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延熹初舉至孝有道遷博士靈帝時舉高第遷敦煌太守曰病免徵拜議郎出爲東海相復拜議郎

遺書教子肩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曰通人達士鑒茲性命曰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

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于無端既已消
化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
曰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
衣曰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
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尙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曰牆嬰之飾表曰旌銘之儀招福含斂之禮
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曰下其典稍乖至
于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
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
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貨糜于三泉人力單于卿墓玩好窮于
糞土伎巧費于窀穸自生民曰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
尼重明周禮墨子勉曰古道猶不能禦也是曰華夏之士爭相陵

東當作死

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日相營。並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梓棺合椁。曰爲孝。愷豐貴重。祿曰昭。慟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于性理。貴于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耶。况我鄙闇。不得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自乘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曰。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歲復有言矣。

後漢趙咨傳

裴照

照陳留高陽人

廣野君廟碑

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于千載。遵茂美于絕代。命縣人裴照爲文。用章不朽之德。

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日來。功盛莫崇。水經雕水注

張磐

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爲交趾刺史。後爲廬江太守。

在獄自列狀

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鼠。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

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營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呂苟免永
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徹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
眞僞尚不徵者營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後漢度
尚傳

番忠

忠字公誠梁人延熹中爲郎中光和中坐劾宦官免昭寧初辟
公府

上書劾朱瑀

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
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
書令尹勳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
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擅賜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
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

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皮剝小民，甚于狼虎，多蓄財貨，繕治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曰作魚釣，車馬服玩，擬于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歲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目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曰：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蔽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曰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遺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今瑀等竝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懼惑佞諂，曰作不軌，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間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

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曰蒼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
鑊之誅。妻子并徙。曰絕妄言之路。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光祿
三年。又見後漢曹節傳。

劉洪

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宗室。延熹中。曰校尉。應太史徵拜
郎中。遷常山長史。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
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領山陽太守。

上言王漢月食注之失

推元漢乙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
經緯。于曰追天作麻。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闕。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麻與廢。隨天爲節。甲寅麻于孔子時效。己巳顛頊。秦所施用。
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闕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
憲之節。甲寅己巳。識雖有文。略其年數。是曰學人各傳所聞。至于
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且冬至七曜之起。始

千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
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日效信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曰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
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問不知聖
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
而已不用河平疏闢史官已廢之而漢曰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
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

續漢

律麻
志中

朱寓

寓沛國人桓帝時廬江太守永康初爲尚書建寧初拜司隸校
尉尋復爲尚書遭黨禁下獄死

爲司隸奏單安徐盛

此等皆宮宦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

曰蒼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斃重人鬼同疾臣

銜命操斤剪其凶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延熹八年膺起家爲

弟也憑寵干紀擅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

半脩

脩一作順師事術士張成

上書與黨獄

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暉等相與

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

大夫春秋所譏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李膺爲司隸收河內
張成殺之疾覽等教誡弟子半順上書

赦者天子所曰布大德于天下蘇枯解難者也而膺等公于赦後

論殺無忌方命爲虐行其私威且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不可長

後漢黨錮傳
京河內張成

著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刑案
殺之成弟子半脩因上書誣告膺等

劉瑜

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末舉賢良方正拜議郎靈帝初爲侍中與竇武謀誅宦官被誅

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已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諫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曰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乎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閭帷皆當盛其玩飾充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

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祥。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書。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諫。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功。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日嚴刑。威曰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曰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曰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曰廣諫道。及

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懼
已觸忤征營懼悸

後漢劉
瑜傳

太白出西方上書皇太后

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
主傍願急防之

後漢竇
武傳

與竇武陳蕃書

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

後漢竇
武傳

劉琬

琬瑜子靈帝時舉方正不行

馬賦

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胸尾如雪豉耳如插筒
八百九十七

神龍賦

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聖賢其似之乎惟
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說文類聚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襄楷

楷字公矩平原涿陰人延熹末上疏諫用宦官下獄論刑靈帝時舉方正又召博士徵皆不至

詣關上疏

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厯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干占天子囚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星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

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
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讀于占亦
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已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
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
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闕豎之譏乃遠加考述三公上書乞哀
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
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已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
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已
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已來
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
獄先誅後刑所曰重人命也頃數十歲已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
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詔廣彛斯之助。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詔爲符瑞。聞河內龍死。諱曰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詔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于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石五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自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詔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

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已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後漢裴楷傳案水經濟水篇注引續漢書有延熹九年裴楷上疏卽此書之後半但小異耳今不錄

復上書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目，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瓛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

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
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慮故周襄諸侯曰力征相尙于是夏育申
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
眞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
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死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
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曰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媵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後漢襄
楷傳

召詣尙書問狀對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

任至于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後漢襄楷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二作遂益昌熾也○案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不當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于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則與前復上書語相涉

荀爽

爽字慈明一名諳潁川潁陰人延熹末舉至孝拜郎中棄官去後遭黨錮十餘年五府竝辟司空袁逢舉有道大將軍何進請為從事中郎迎薦為侍中皆未就獻帝卽位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迎拜光祿勳視事三日代楊彪為司空有周易注十一卷延熹九年舉至孝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于師曰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袁宏

下有漢之謚帝稱

孝者其義取此也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

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

按後漢書
昔下脫
相二字

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袁宏紀此下有皆曰孝爲務也

夫喪親自

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

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

袁宏紀此下有往者膺嗣數之

往者

孝文勞謙行過平儉故有遺詔曰日月易且此當時之宜不可貴之

萬世

袁宏紀作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爲後嗣德者也

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

閭之禮未嘗改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

袁宏紀作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

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

敦厚之俗曰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亡生

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

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

亦爲之

袁宏紀此下有向其化也

又何誅焉昔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

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曰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如后，察法于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

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菱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寶首闕雖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尙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曰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曰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曰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于上陰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

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爲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日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爲歲，尊卑奢儉，所曰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曰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傷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後漢荀淑附傳又略見袁

宏後漢紀二十二

臣聞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之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曰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曰崇孝道而稱大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曰日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不可曰貫萬世而爲後嗣法者也

御覽五百四十五五百六十二引荀氏家傳較范書多出五六句

奏記讓孝廉

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爽曰迂暗荷當大選

書鈔

原本七十九

貽李膺書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涉岫瞻望惟日爲歲知曰直道不容于時悅

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無狀嬰疾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曰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曰遠害雖匿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漢李膺傳

與郭叔都書

陳季方才德秀出

陳謨字季方潁川許人實子紀弟

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

變終軍賈誼誠無已加宜遂貢之宰相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已顯名採光剖璞已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

北堂書鈔三十三御覽六

百三十一

女誠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

行稱爲順婦。呂崇齋斯百葉之祠，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
曰：「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
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
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曰：「爲高也。」
類聚二

荀悅

悅字仲豫，爽兄儉之子。建安初，辟鎮東曹掾府，遷黃門侍郎，給
事中，祕書監侍中。有漢紀三十卷，申鑒五卷。

漢紀序

案此漢紀正文范史稱之爲序今從之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
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曰：「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唯翼翼。」曰：「監厥
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

著罔不能

衍能字傳無

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

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呂聖上穆然惟文之鄙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呂副本書呂爲要結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

得失已俟君子焉

荷悅漢紀第一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呂參得失呂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

衍二字

傳無案漢元年至建安五年書奏之時凡二百有六年

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

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國闡綜大猷命立國典呂及羣籍于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呂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呂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事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呂監矣撰漢書百篇呂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于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帝蔡承洪緒遭國閔凶困于荼蓼貫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斯文口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口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漢紀第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口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遵古今四曰著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

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于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後漢荀悅傳引漢紀序。校之本書。頗有刪改。并移易其次第。錄此一篇。足見史家所載不盡合本書也。

漢紀目錄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

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
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
爲人婦生子枯木復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前上巡省幸許昌巨鎮
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
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曰不直
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
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
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未體殊
大略粗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錄重之
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
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
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衍一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
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檣桃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

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于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曰興可曰治可曰勳可曰靜可曰言可曰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成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漢紀何大復本又黃姬水本又薛國祚本

荀彧

彧字文若爽兄緄之子永漢初舉孝廉再遷亢父令棄官歸初平中曹公領兗州引爲司馬建安初進侍中守尚書令後封萬歲亭侯十七年呂阻九錫爲曹公所忌從軍至壽春憂死一云

飲藥死諡曰敬侯魏成熙末追贈太尉

迎駕都許議

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曰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

魏志作百姓感舊而增哀從袁宏紀改

誠因此

時奉主上曰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曰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曰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魏志荀彧傳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

荀彧後漢紀二十九末句作無能及也又後漢荀彧傳首句篇首有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散齋得宴樂議

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

得從
作從

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已廢齋也。故齋宜得從會宴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田疇讓官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于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曰。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曰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魏志田疇傳

注引魏書

報趙儼書

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繇絹悉已還民。魏志趙儼傳

報曹公書

紹聚眾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已至弱。當至疆。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曰公神武。

明哲而奉旨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又見後漢荀彧傳

荀攸

攸字公達，或從子。少帝時，徵拜黃門侍郎。董卓亂，棄官歸。獻帝初，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建安初，曹公徵爲汝南太守，入拜尚書，召爲軍師，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拜尚書令。建安十九年卒。魏正始中，追諡曰敬侯。有魏官儀一卷。

勸進魏公牋

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

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
夫都鄉侯賈詡、軍帥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
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
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
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
胙臣，呂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呂衰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
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
呂徇其難，誅一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
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
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
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旌鉞，一時指麾，然皆大
啟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竝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
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

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上賢臣聖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于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曰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復勸進魏公

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禮今旣虔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曰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自

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墮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
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

魏志武帝

魏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七終